从胜利走向胜利

——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

从单点修缮走向系统保护，从修好一栋楼到护好一片旧址，湖南让长征文物融入当地人的生活——

旧址之上，日子生长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宁奎 上官智慧 肖洋柱 梁可庭 邹娜妮



冷水江市锡矿山，昔日的矿区“碉楼”如今已成当地的人文景观。（资料图片）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持 摄

1. 修一栋楼容易，修一个群落难

全省300余处长征类不可移动文物中，一大批重点长征旧址已完成本体修缮或抢险加固。但剩下的，多是难啃的骨头——一个村落、一个矿区、一个县里散着一片旧址。嘉禾楚江村和汝城文市村，代表了这个阶段两种最典型的解法——一个抢认定时间，一个补筹资链条。

嘉禾楚江村“四户厅屋”，目前房子已经修缮，青瓦白墙，檐下新换了椽子。带路的普查队员站在檐下，指了指头顶的椽子：“当时来踏勘，这根断成两截，瓦片掉了大半，屋里漏得没法下脚。再晚来两年，这房子怕是撑不住。”普查结束后，县文物保护中心依据史料将“四户厅屋”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，县委宣传部、党史研究室、文旅广体局共同研究，将其命名为“红鹰社革命活动旧址”。60万元抢救修缮随即跟上，2025年竣工挂牌，并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汝城文市村走的是另一条：人民银行郴州市分行联合县政府成立专班，9次会商，“金融机构捐一点、地方配套一点、文博拨一点”，275.6万元到位。钱到位，修的不只是房子。展馆里，62张五角、一元面额的苏维埃纸币装在恒温展柜里，纸面泛黄，边缘有折痕。记者凑近看，能辨认出票面上的镰刀锤头。讲解员小朱说：“常有游客在这儿站很久，不说话。”

修好一栋楼，不等于修好一个群落。从这栋楼开始，汝城修的不再只是一栋楼。文市村这栋楼不是孤立的，半条被子发生地旧址、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旧址群，散在同个乡镇。汝城把它们整体列入省级文保，逐栋建档，“一物一档”。省文物局对旧址群内总政治部旧址等的修缮方案专门批复，原形制、原材料、原工艺、原做法，最小干预。

旧址群不是一栋楼的事，是一个村落的事。

汝城修的是一个村落。往西走，空间单元的形态变了——锡矿山是一个矿区。

当地把指挥部旧址和周边的碉楼、纪念碑、采矿遗址串成一个可辨认的工矿聚落整体申报。羊牯岭碉楼、红军长征纪念碑、忆苦窿采矿遗址散在矿区不同高程上，离得都不太远，游客能轻松游览整条线路。

矿区的空间单元是一个聚落，桑植的空间单元更大——一个县。桑植全县不可移动革命文物93处，23个乡镇都有分布，逐一建档立卡，累计投入近2.5亿元。红二、六军团长征出发地旧址的屋面、梁架已按原形制修复，刘家坪熊家老屋（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部旧址）2024年完成修缮。永定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，修缮范围控制在大门、倒座房及院落本体，连院落后做的石板地面都不主张全刨。

桑植管一个县，永定管一方院落，锡矿山管一条矿区路线。村落、矿区、县、院落、路线，修的对象各不相同，但思路是一条：把一处旧址放回它所在的空间里去修缮。



9月8日，蓝山县土市镇新村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陈列馆，游客在聆听长征故事。
杨雄春 摄（湖南图片库）

2. 修好了，得有人听得懂

修好一栋楼，只是把“物”保住了。如果只被“保住”，旧址就仍然是沉默的。

全省现有长征主题陈列馆、纪念馆数十处，年接待研学团队数千批次。展板挂上了，讲解员配上了，推门进来的人能不能听得懂、坐得住，是比“修好”更难的一关。省文物部门多次提到，长征文物展陈要防止“千馆一面”，要“一址一策”。

敦谊小学学生鲁染站在展板前，对着贺龙照片，讲贺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的故事——部队到村寨，先问风俗，再办事。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楚。讲完，有人鼓掌，他抿嘴笑了一下，退到一旁。记者问他怕不怕讲错，他说：“怕，所以每次讲之前都背三遍。”这是永定区纪念馆改陈之前就铺开的路子，比如红领巾讲解员培训，已做了26批次362人次。主展厅分为“初创黔东”“木黄会师”“湘西攻势”“苏区建设”几个单元，120件实物、400余张照片，省委礼堂旧址里166位曾在根据地战斗过的将帅照片挂满墙壁。

讲给谁听，各地各有侧重，往往不是一道单选题，更多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

汝城沙洲村，朱淑华刚送走一拨研学团。她是徐解秀的曾孙女，2018年返乡当讲解员，最忙一天接待12拨。记者跟她从陈列馆走到旧居，不到百米，被三拨游客拦下合影。她一边合影一边说：“好多人来了不光听，还要问，问徐解秀后来怎么样了。”沙洲主打往外讲——音乐剧《等你在沙洲》在村里驻演，“半条被子”宣讲团走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省份。但往外讲的同时，沙洲本村的孩子也在听——讲解员先培训的是本地人。

新化奉家镇侧重往里扎。四代守墓人罗教灵被请进上团校开学第一课，孩子们听完“种子稀饭”，再走进“竹园”看军毯、看火把复制品。讲到贺龙当年那句话——“革命胜利后，我们一定给您送种子来”——罗教灵停了一下，说老人等了一辈子，没等到，但种子年年种下去。记者到的时候，正赶上一堂现场课。二十几个孩子挤在展厅里，带队老师问“贺龙为什么要送种子”，一个男孩举手说“因为老百姓把种子都给他吃了”。奉家的红色资源嫁接在茶产业和“民心茶室”的治理网络上，本村孩子先记住，村民自己先认下来。但往里扎并不意味着不对外，游客来了，村民自己就能讲，讲得比导游更有感情。

桑植把“讲”做成分层。“我的长征”红色研学累计接待超9.2万人次。瑞塔铺小学700多名师生走完实景路线，过吊桥、穿战壕，六年级学生彭鑫华说了一句：“穿过战火连天的吊桥和硝烟弥漫的战壕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红军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。”分层讲，本地学生和外来研学团队各有各的课，两条线并着走。

沙洲、奉家、桑植，讲的对象不同，侧重各异，但都有一条共同的底线：本地人先听懂，外来人才听得进去；外面的人来得多了，本地人更认自己的故事。

永定和锡矿山换了一个思路——让观众自己成为讲的人。锡矿山展览馆里，一位带着孩子的父亲蹲下来给孩子讲矿灯，孩子听完说了一句：“红军也用矿灯，那他们也是矿工。”永定让孩子自己站上去讲，锡矿山让参观者自己找连接点。讲解的人变了，故事的走法也跟着变了。



10月12日，位于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文市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。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

3. 文物活起来，才算护好了

故事讲透了，人有没有留下来、消费有没有留下来？

省文旅厅在整合保护展示的部署中明确提出，要让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民生。但流量落在哪里、钱到了谁手里，各市州差别很大——有的地方钱直接到了户，有的地方钱从流量里渗出来，有的地方先翻底子再引流量。

沙洲走的是流量溢出这条路。傍晚的村道，卖凉粉的秦大姐正给最后一拨客人打包，手上没停：“周末百把碗，平时几十碗，够过日子。”水果780亩，摊位135个，400余人家门口就业，片区村均集体经济从11.54万元跳到34.87万元。红色旅游品牌带来人流，人流渗进摊位、民宿、餐饮——文物是流量的源头，钱从游客消费里渗到村民手里。

沙洲是品牌往外走，桑植是分层往里走。2025年11月，“我的长征·桑植出发”——刘家坪火把夜在干田坝誓师广场举行，火把夜期间，辖区餐饮营业额较平日增长5至7倍，民宿从入住率不足四成到爆满，11家商铺月营业额突破万元。刘家坪白族乡党委书记张毅说，红色文化传承要让老百姓从旁观者变成主动参与的主人翁。火把夜就燃在长征出发地旧址旁边，文物点变成了消费场景，人流来了，民宿、餐饮、商铺跟着受益。

白石渡村是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旧址所在地。清白堂修缮和旧址群保护在推进，村里同时通过合作社建光伏电站，2022年村集体收益21万元，70%直补脱贫户，30%投入道路水利。村党支部书记邝小清说，这笔钱主要用来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环境。记者在村里走了一圈，柏油路进了村，管线入了地。文物修好了，讲解、保洁、管护的岗位也跟着出来了。

锡矿山走的是更长的链条：工矿聚落保护和生态修复同步推进，工矿聚落串成线之后，生态底子也变好了。2022年以来，年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。

永定维持的是存量。馆在城中，纪念馆的内容更新让团队和散客持续进来，周边的商户跟着受益。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，研学团队订团餐的日子，旁边餐馆的后厨从早忙到晚，备的菜到下午就卖完了。

沙洲和桑植靠流量溢出，白石渡靠机制分红，锡矿山靠环境反转，永定靠存量维持。路径不同，算的是同一笔账。共同的前提是：保护的单位不再是一栋孤立的房子，而是一个有人住、有人来、有人管的活的空间。

修的是旧址，长出来的是日子。

沙洲的凉粉摊、刘家坪的火把夜、白石渡的光伏分红、锡矿山的返乡餐厅，还有永定城里那方院落带动的周边生意——文物修好了，人回来了，村集体的账上也有了活钱。湖南长征文物保护走到今天，已经从“把房子修好”走到了“让保护自己走路”——政府把网织起来，网里的日子自己转起来。



8月3日，桑植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。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邹尚奇 摄